

河流、古树与飞鸟

吕翼

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东西,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寻物的法子虽多,但大抵两种有用:从因寻果,顺藤摸瓜;从果寻因,追根溯源。我始终坚持的是后者。也正因此,这些年我总在执着地寻觅一条河。行路时,目光总黏着路旁的溪涧;乘车时,视线常追着窗外的江滩;就连梦境里,都翻涌着哗哗不息的水声。我心里清楚,自己要找的从不是某一条具象的河,不是因为吃穿,或者口渴,而是能让漂泊的心灵妥帖栖居的宁静与归宿。毕竟,一条河对人的意义,只有真正需要爱的人,才能深谙其味。

直到弥苴河撞入眼底,我心中那颗悬着已久的石子,才终于落了地。弥苴河日夜不舍地奔流,浪涛里藏着水土共生的古老智慧。它以温润的姿态环抱两岸,柔波里漾着岁月沉淀的从容。就在那一瞬间,我豁然顿悟:最好的归宿,从不是翻山越岭奔赴的远方,而是浸在飞鸟的清啼里,沐在古树的疏影间,枕着河波的浅唱安然入梦,这般与自然相拥、与岁月相守的安稳,才是心之所向。

在那些寻而不得的时日子里,我便将心事藏进书页。书里的天地,远比目力所及的世界更辽远。就像在云南的版图上,滇池的风、洱海的月、千顷池的雾霭,共同酿出了这片土地独有的腔调。那腔调,裹在红土地的粗粝里,藏在山岚的苍茫间,既有烟火的朴拙,又有山水的灵秀。

曾经,我驻足于洱海岸边,辽阔无边的蓝铺展在眼前。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脸上漫过凉意,发丝随波逐流般飘逸起来。这望不到头的澄澈,让我愣了很久。

这水,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大自然是用了怎样的耐心,才把一汪水养得这般辽阔、清亮?它最初的模样,是山缝里渗出来的一滴露,还是悬崖上跌下来的一缕泉?它又经历了怎样的辗转,一步一步走来,将这般宏阔交付给世人?

马丁·海德格尔说,水是推动万物和容纳一切的伟大的隐秘溪流。洱源,就这样闯进了视野。洱源多水,那些干净、明亮、纯粹的水流,从大地深处来,又往大地深处去,朝气蓬勃,汪洋恣肆。这里有多处地热显示区,三十余处自然出露点,我们到时,虽是冬天,却四下热气腾腾,气象生动;湖泊更是星罗棋布,海西海、茈碧湖、绿玉池、东湖、西湖等,水流不断涌出,经弥苴河、罗时江、永安江进入洱海。河流则分别属于黑惠江水系与弥苴河水系。这当中,弥苴河水系堪称洱源水系的灵魂,它牵起五十一道支流,携着一百四十九条山溪,洱海近半水量皆源于此,是云南群山间当之无愧的神奇水魂。

“迢迢弥水过平川,势演长蛇一字穿。涌下榆江龙摆尾,漫驰柳岸马牵头。”弥苴河的流淌从无定规,钻石缝、漫田腔,甚至折身倒淌,在大地的褶皱里镌刻着属于自己的密码。唐贞观二十二年,河道雏形渐成,历经九百年风雨洗礼,人事更迭,河道越发规整,水脉却从未断绝。两岸古堤林莽苍苍,柳丝垂落,晴沙铺展,一眼望去,好景便牢牢粘住了目光。

午后,我到访弥苴河,阳光哗啦啦洒下来,如金粉般撒在河面上,细碎的光亮随水悠悠晃荡。风轻得抓不住,天空蓝得没有一丝褶皱,两岸林木浸在金辉里,叶片坠着光,风一吹便簌簌抖动。水清得能照见风的袅娜,照

见云影在水底缓缓移动;河风挟着细凉贴水面而过,将两岸树影润成朦胧水墨。我立在德源桥上,双手抚摸着这六百年石栏的苍凉,思绪漫无边际地铺展开来。

德源桥始建于明朝天顺年间,塌了又修,毁了又补,这般历经两度。两侧石柱雕狮、刻莲、嵌火焰珠,狮爪已被岁月磨得圆润,莲花瓣缺了角,火焰珠的纹路却依旧清晰。栏间青石板经风沐雨,裂出细密孔洞,洞眼恰好正对河景,风从洞里穿过时,便捎来水的清冽。透过孔洞望去,一河清亮尽收眼底;栏头抱鼓石被往来行人摸得发亮,纹路里藏着无数指纹的印记。这沉默的石头,不知记下了多少人间故事。

桥面青石板被脚掌磨得锃亮,被雨水冲刷得洁净。河岸留存着水流涨落的印记,那是六百年光阴刻下的刻度,无数次记录着这条河的过往。这桥不只是石头搭就的路,更是两岸生灵脐带的脐带。它一头连着层层叠叠的稻田,一头挽着鸡鸣狗吠的村落,把张家的婚丧嫁娶、李家的春耕秋收,无声地缝成了辛苦却踏实的脚印。

扶栏俯身,眼前的水草像细线般在水里轻轻摇曳,根须扎进乌黑的淤泥,把河水滤得通透。对岸村庄的土墙镀着暖黄,青瓦泛着灰光。骑摩托的村民载着刚采摘的青菜突突驶过,惊飞了桥栏边啄食的麻雀。

弥苴河的冬,没有北方的冰封千里,也没有江南的湿冷黏腻。它冷而通透,像刚从清源洞渗出来的泉水,稳妥又沉静。冬风裹着水汽掠过德源桥时,总会先与两岸的树林撞个满怀。滇合欢、粗糠树、苦楝树、榆树、滇朴……多种树木沿河岸铺展成林带,随河蜿蜒,向远方延伸。冬日剥去了它们的枝叶,每一寸树干的褶皱,每一缕根系的缠绕,都在阳光下袒露无遗。大自然的生存智慧,恰与人类世代相传的生命密码暗合。

滇合欢最显筋骨。灰褐色的枝干像冻硬了的手掌,指节分明地伸向天空,扭曲的树干布满纵向裂纹,摸上去,恰似老人皴裂的手背。枝丫末梢挂着零星荚果,像干瘪的小弯刀,随风轻轻摇晃。它的根系像褐色巨蟒横向蔓延,有的扎进河岸厚土,有的钻出地面,苍劲而有力;裸露在河床上的气生根,则像细密的胡须,垂在湿泥上默默汲取养分。

粗糠树就长在滇合欢身旁,枝丫相互穿插,宛如并肩而立的老友。灰黑色的树皮疏松多孔,像是被水泡胀又风干的海绵,一抠就掉细碎木屑;裂纹宽得能塞进手指,里面堆积着小虫与枯叶。粗壮的树干呈不规则圆柱形,向外凸起的部分像鼓起的肌肉,满是抵御河水与狂风的痕迹。光秃秃的枝丫布满细小疙瘩,像长了冻疮,极具穿透力的根系顺着石缝生长,把自己牢牢锁在泥土与岩石之间。

苦楝树则透着孤僻的韧劲,长在贫瘠的陡坡碎石间。笔直的树干质地坚硬,仅底部有少量裂纹;深褐色的残叶卷曲如烤纸,牢牢地粘在枝丫上,任凭冬风撕扯始终不肯脱落。它的根系像锋利的钢钉钻进石缝,甚至能顶开岩石;被水流冲刷得发白的根系随水轻动,细小的须根如绒毛般最大限度地汲取养分,即便枯水期暴露在空气中,也依旧鲜活。

滇朴似乎更具包容之心。上百年树龄的树干,需两三人才能合抱,灰褐色树皮布满不规则裂纹,嵌着岁月的尘埃。贴紧树干,仿佛能听见树皮下

的微弱搏动,那或许是它的心跳。少量深绿色的残叶像不肯退场的舞者,固执地挂在枝丫。它的根系在地下蔓延数十米,与周围树木的根系相互缠绕,河岸边的气生根像巨大的绳索垂入水中,在清澈的河水里轻轻摆动,既吸收养分,也为鱼虾提供了栖息之所。

两岸的古树还有棠梨、构树、君迁子、流苏与柳树,年轻的树木就更多了。这些树木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滇合欢的枝丫为粗糠树遮风,粗糠树的板状根为滇合欢撑托;苦楝树的根系疏松土壤,方便滇朴扎根;滇朴的树荫则庇护着幼苗生长。秋日过后,它们将落叶铺成厚厚的棉被,涵养水分、积蓄养分;偶尔有鸟类落在枝丫啄食果实,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让林带得以代代延续。

弥苴河的水声里,常常夹杂着鸟儿翅膀扇动的轻响。白鹭、灰鹤、麻雀与翠鸟,是这条河冬冬里最灵动的身影。因环境清幽,白鹭偏爱在滇朴树的枝丫间栖息,远远望去,宛如朵朵白花盛开。天刚泛白,它们便出现了,脖颈缩成S形,长腿拖在身后,翅膀偶尔拂过水面。生性洁净的它们,捕食前会在卵石上仔细梳理好羽毛,而后静静地伫立在浅水区,等待小鱼游来,细长的喙便精准刺入水面,水花如碎玉般溅起。

灰鹤偏爱爱心沙洲,灰白的羽毛衬得头顶红冠越发温润。它们成群踱步时,长腿在软沙上留下清晰的爪印。起飞时,需助跑几步,翅膀拍打声沉闷如老式风箱,升至高空后便舒展滑翔,队列时而成“一”字,时而聚拢。不似白鹭那般挑剔的它们,低头啄食时,长颈灵活摆动。偶尔抬头张望,红冠在枯草间格外显眼。

麻雀不恋高枝,偏爱在粗糠树疏松的树皮缝隙里安家,用枯草与羽毛铺成温暖的窝。冬日里,它们成群落在晒谷场边缘,或在滇合欢的果荚间跳跃,小短腿蹦蹦跳跳尾巴一翘一翘,啄食种子时脑袋一点一点,模样憨态可掬。在这样的环境里,它们可从来不会挨饿受冻。它们飞翔的姿态急促而灵活,翅膀扇动极快。树枝上一蹲,就像个灰褐色的小毛球;遇惊扰便“呼啦啦”散开,落在不远处的枝丫上叽叽喳喳地抱怨。

翠鸟则是河面上的“闪电侠”,蓝绿色的羽毛像覆着一层釉彩。它们喜欢在河岸的土坡上啄洞为巢,洞口以水草半掩。飞翔时速度快得看不清翅膀,宛如一支蓝箭射向水面,捕食后瞬间折返,停在枯枝上,摔打猎物后,再慢慢享用。

这些鸟类,是弥苴河上生物多样性织就的细密网络。村民的生活离不开这条河,也离不开这些鸟。清晨牵着水牛路过,白鹭会跟在身后啄食虫豸;人与鸟,兽构成一幅静谧的田园画卷。秋日晾晒谷物时,麻雀偷食,村民不打它们,只是扎起戴日草帽,插着彩色布条的稻草人。可过不了多久,胆大的小家伙又会试探着靠近。夏日,滇朴树下的荫凉里,村民会撒些米糠吸引麻雀,孩子们躲在后面,屏住呼吸、张大嘴巴,静静地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却从不会伤害这些小生灵。他们懂得,这些鸟是弥苴河的一部分,缺了谁都不行。

有了这些鸟,这河,就多了灵性。生灵的坚韧与树木如出一辙。白鹭在寒风中护巢,灰鹤在低温下坚守沙洲,麻雀在刺骨寒风中觅食。这种顽强生存的姿态,与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一脉相承——白鹭护巢,恰似人类眷恋家园;灰鹤互助,宛若邻里帮

扶;麻雀坚守,如同普通人的隐忍;翠鸟执着于栖息地,堪比人类对故土的眷恋。

德源桥连接两岸村庄,树木的根须连接土地,鸟类则用翅膀连接天空与河流,让这片土地的生机越发厚重。

正午时分,冷雾早已消散,阳光格外温暖。我坐在岸边发烫的大石头上,看着河水缓缓流淌,心里忽然无比宁静。弥苴河的水流得很慢,慢得能看清每朵浪花的形态,慢得能听见水流与石头的私语。它不似大江大河那般急于奔赴大海,而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细细滋养每一寸土地,温柔接纳每一个生命。

几片干枯的黄连木叶落在水面上,像小小的船,载着树的记忆,悠悠地流向远方的洱海。

这或许是弥苴河的哲学:不需对抗,只懂顺应;不事索取,唯愿呈现。它深谙终要奔涌向洱海的宿命,从无半分急功近利,只是在日夜不息地流淌中,与两岸土地相拥、与参天古树共生、与斑驳古桥相守,与水中游鱼、天际飞鸟、河畔人家温柔相伴。

弥苴河以极致的包容接纳一切,飘零的落叶、沉潜的泥沙、骤落的雨水、凝霜的雪花,皆被它揽入怀中,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而后,以更清澈、更温润的姿态继续前行。这份穿越岁月的清澈与温润,不仅滋养了河畔的草木生灵,还浸润出这片土地独有的人文景象。

万物是水,水蕴万物,河畔的洱源县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便是景象的具象载体。白墙黛瓦隐没在古木浓荫里,流水潺潺从门前流过,与不远处的古桥相映成趣,构成一幅雅致静谧的水墨画卷。踏入这里,就走进了洱源的文化深处。马曜、王崧、施澐等名家大师的故事让人心潮澎湃,先辈的精神微光在此闪烁;我才知道,这里是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故乡,那份融入骨血的灵动与诗意,肯定和弥苴河的早年滋养分不开。

有人说,水是实体化的清凉,它标志着一种诗意的氛围。在这里,浓厚的文学创作氛围扑面而来。张文勋的深耕,农民作家宋炳龙的坚守,皆是文脉传承的见证;作家杨义龙、北雁从这里起步,在文学的天地里振翅翱翔;洱源县作家协会主席杨盈川则是此间文脉的重要传承者,身兼洱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同时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多个协会的会员,还牵头主持洱源县徐霞客研究会的工作,以多重身份为本地文化发声。此次与我们同行采风的纳张元、李智红、李达伟3位作家,世代传承文脉,彼此提携成就,在全国文坛早已声名鹊起,却始终对大理的文学创作满怀热忱,倾注了无数心血。

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从心头流淌出的如血液一般的文字,最终汇聚成一条无形的河,一条与弥苴河同频共振、生生不息的无限包容的长河。

行走于弥苴河,只是一个过程,并非先前梦想的追根溯源,不过这已经足够。路上,占据的总是我们人生的绝大部分。风,再次掠过弥苴河的两岸林带。枝丫轻晃,鸟儿的鸣叫与翅膀的扇动声交织在一起,像在争先恐后地讲述这条河流的故事。滇合欢、粗糠树、苦楝树、滇朴……还有河面上飞舞的生灵,共同迸发出独特的生命力。它们共生、坚韧、创造奇迹,成了我记忆深处最生动的写照。

守村人(外一首)

王奕

这些年
我一直在外漂着

我与这世界
只是擦肩而过
像流星划过夜空
终究要归于寂静
能停留这么久
已用尽全部力气

只有回到故乡
我才能卸下伪装
把自己受的苦
摊开来看着

然后
拍拍身上的土
跪下来
说说这一路的泥泞

故乡啊
你从不问我值不值得
只用沉默的泥土
接住我所有的破碎

如果

如果
这是最后一天
我要坐在窗前看日光——
从清晨的薄雾到黄昏的雨露
看它们怎样把影子拉长又卷起

然后慢慢整理
杂乱的抽屉,发黄的稿纸,去年的日历
那封一直没寄出的信笺
和半块你从远方带回来的巧克力

我要给每个朋友打一通电话
告诉他们,今天的云很淡
风很轻,阳台上新开了朵花

傍晚时,我坐在常去的公园长椅上
看着孩子们追逐气球
老人们推着婴儿车慢慢走
鸽群在广场上落下又飞起

深夜,我会写下这些诗句
为每个字找到最妥帖的位置
然后在寂静中等待——
等待明天,或者不等

藏在乌蒙里的画卷

谢光英

乌蒙山的画卷里
青铜的呼吸从马蹄下苏醒
朱提的青石板探寻着历史的纹路
龙家祠堂的滴水檐
悬着半阙未落地的清明雨
教堂的钟声与清真寺的新月
在万亩荷塘里相得益彰
所有的根须在泥土中紧紧相握
托起永不褪色的“高原红”

苹果园嫁接多民族语言的腔调
老支书蘸着赤水河的夜潮
把盘山公路写成狂草的脊梁
苗族山歌在玉米穗上结出汉语的胚芽
扎西老街在一场大雪后醒来
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晨光辉映的乌蒙山银装素裹
这刚刚洗礼过的乌蒙画卷
温暖如昨 遍野流苏

